

元旦攻势突破“三八线”

1951年元旦前,零下25摄氏度的极寒笼罩着临津江,冰雪覆盖大地,凛冽寒风卷起漫天雪粉。北岸信号弹升空,炮声打破寂静,数千勇士如猛虎出山,冒着弹雨跨过冰河,直指北纬38度线,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就此拉开帷幕。

精心筹备:突破天堑的智慧谋划

1950年岁末发起的第三次战役,是志愿军对敌防御阵地的大规模进攻,也是克服严寒、复杂地域与敌情考验的创举。战役前,志愿军面临诸多难题:低温和冰雪、100-150米宽的临津江、南岸7米高的峭壁,上岸后还有雷区、上万敌军据守的完备防御工事以及美军航空兵的袭扰。

但这支从黄土地走来的军队,在血与火中学会“在战争中学习战争”。第39军116师领导连续3日趴在江岸观察,发现峭壁中利于突防的裂沟,组织各团进一步研究,确定4条攀爬通道。临战前,各级指挥员多次前往江边观察地形,对攻击目标、突破路线等细节了如指掌。

为保证突防成功,我军组织全师一半人力进行土工作业,改造构筑出发阵地。攻击发起前,全师人员、火炮、骡马严密隐藏,在距敌不到150米处潜伏18个小时,未被敌侦察发现。12月31日傍晚,志愿军的炮火和冲锋号响起,李奇微才惊觉志愿军发



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中被我军俘虏的英军士兵

起了元旦攻势,此时他的前沿防线已千疮百孔。1957年,刘伯承元帅对116师强渡临津江的行动给予高度评价。

精测妙算:以弱制强的炮火较量

在抗美援朝战争中,志愿军与敌炮火较量常不对等,但第三次战役中,志愿军参战炮兵7个团共106门火炮,发射炮弹4287发,参战火炮和发射炮弹数量均为前两次战役总和的数倍,成为参战炮兵和发射炮弹数量最多的一次战役。

突破临津江的炮火准备中,志愿军把有限火炮部署在距敌300-500米处抵近射击,对敌前沿支撑点等一一编号,分配给每门火炮。为避开敌空中火力打击,总攻一周前,志愿军连续校对日落和敌机飞离时间,确定23分钟的最佳炮火准备窗口,既利于瞄准又能避开敌机袭扰。志愿军炮兵还精细测算各型火炮射击程序和时间,战斗打响后,以低于预计的炮弹数量顺利完成炮火支援任务。

具有讽刺意味的是,美军炮兵部队错误理解李奇微命令,未做好准备。战役打响后,火炮数量7倍于我军的“联合国军”,被志愿军炮兵打得抬不起头来。

勇猛追击:克服万难的胜利冲锋

1951年元旦前后,已入朝连续作战两个月的志愿军面临极大困难。战士们棉袄破烂、鞋子开裂,后方补给送不上来,部分战士患上夜盲症。但在志愿军党委号召动员下,广大指战员发扬吃苦耐劳精神,召开“诸葛亮会”,用凡士林和猪油涂抹手脚、用雨布改制防水袜子、在鞋底绑草绳等,克服重重困难。

战役打响后,志愿军部队突破各种障碍,甚至徒步冲过雷区。敌人看到志愿军攀上悬崖,战斗意志崩溃。志愿军勇猛穿插,使处于二线的美英军队不仅未能支援一线,反而来不及撤退,一些后卫部队被重创。如志愿军第116师347团抢占釜谷里,毙伤英军300余人,生俘60余人,缴获团旗;第50军149师446团1营与师侦察连追击两昼夜,配合主力全歼皇家奥斯特来复枪第57团第1营,还全歼英军第8骑兵直属中队,创造了轻步兵歼灭重型机械化部队的经典战例。

此役,我军歼敌1.98万余人,将战线推过“三八线”,粉碎了敌人就地据守、伺机再犯的图谋,书写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壮丽篇章。

元旦从何而来

元旦即将到来。“元旦”一词古称“三元”,即岁之元、月之元、时之元,数千年来含义几经变迁。

古代元旦为农历新年,起源可追溯至颛顼传说。古时曾有四个元旦日,汉武帝之前,历代正月不一,黄帝历、周历、鲁历以农历十一月初一为元旦,夏代以农历一月初一为元旦,商代以农历十二月初一为元旦,秦朝以十月初一为元旦。公元前104年,汉武帝颁布《太初历》,正式确定以夏历正月初一为元旦,此后两千多年,虽偶有皇帝改历改岁首,但总体沿用夏历。

古时元旦,皇帝举行朝贺大典、祭祖拜神,臣子觐表恭贺。秦朝官员元旦“告假”,汉朝“休沐”,唐朝放假7天成法定制度。民间燃放爆竹、悬挂桃符、拜神祭祖等习俗流传至今。

1911年辛亥革命后,中华民国政府成立,改用阳历,以1月1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。但传统年俗根深蒂固,1914年,北洋政府将阴历元旦定为“春节”,从此中国有了两个新年,元旦称“民国新年”,春节称“国民新年”。此后一段时间,官民各过各的年。

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,试图废除农历,严禁民间民俗活动,但收效甚微。1930年后,政府态度转变,停止强制废除农历,元旦放假制度逐渐稳定为3天。

1949年9月27日,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采用公元纪年法,农历一月初一称“春节”,阳历1月1日为“元旦”。12月23日,政务院规定新年元旦放假一日,春节放假三日。

1950年1月1日是新中国第一个元旦,全国各地积极准备文化娱乐活动,首都各界举行全市人民大联欢,各地纷纷举办联欢会、团拜会等庆祝活动,人们怀着兴奋激动的心情迎接新年。

郑学富

人物春秋

吴冠中虽然是有国际影响的绘画大师,但他平日的的生活很朴素,没有一丁点大师的派头。20世纪80年代,吴冠中搬到北京潘家园方庄的小区居住,平日里他总是脚穿一双平底鞋,身着过时的卡其布中山装,肩上背着一个半新不旧的布书包,头发花白且有些蓬乱,不认识他的人,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将他与大画家这个身份联系到一起的。

一次,吴冠中和夫人朱碧琴

吴冠中:没有大师派头的大师

去方庄的菜市场买乌鸡,来到一个摊位前,他们看上了一只乌鸡,就开始跟卖鸡人砍起价来。几轮砍价下来,最终卖鸡人妥协了,在原有的价格上少收了他们两元钱。

这时,与吴冠中同住一个小区的画家鲁光也来到了菜市场,他很远就听到卖鸡人嘟嘟囔囔道:“那个老头,一看就是个没钱的穷人,竟然为了少掏两元钱和我砍了好几轮价。”鲁光走到卖鸡人的摊位前,笑着说

道:“你说他穷? 那你可真是看走眼了,他可是我们这个小区的大富翁啊!”

卖鸡人根本不信鲁光的话,疑惑地问道:“看老头的穿着打扮,能是大富翁? 他究竟是谁?”鲁光笑着答道:“他呀,就是赫赫有名的大画家吴冠中!”卖鸡人顿时瞪大眼睛,惊讶地说:“看不出来,还真看不出来! 他一点儿也没有大画家的派头,穿着还不如我这个卖鸡的好呢。”张达明